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四回 呂駙馬後宮見聖駕 唐姓子長街遇奇人

唐鐵牛用酒把楊珮灌醉了。楊珮說：「牛唐兄弟，我不叫楊珮。我是交趾國王哈天棟駕前的軍師叫麻亞裡，我這次上東京，不是去教書，到那我去辦點事。」

「啊，大哥，您辦什麼事呀？」

「這……這是國家的機密，暫時我還不能跟你說，過些日子，我再告訴你。」

「大哥，我能認識您哪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，大哥，等我們哥倆到了交趾國的時候，請您多多關照哇。」

楊珮說：「那好說，兄弟，恕我直言，我看你選個人哪，哪都不錯，就是有些愚魯哇，今後辦事的時候，要多加檢點。」

「對，我爹呀，總說我傻呵呵的。」

「兄弟，睡吧，天不早啦！」麻亞裡躺到床上就睡著了。

唐鐵牛把燈吹了，躺床上翻來覆去他是睡不著啊，怎麼辦，我把他宰嘍？殺了他可就斷了線了。他上東京幹什麼？是不是找朝裡頭那四個奸黨，去盜取我們的軍事機密呀？我呀，放長線釣大魚，到東京的時候，把事情弄明白再說。對。

不過唐鐵牛哇，思前想後的，他是睡不著了，稍微迷糊了一會兒，天就亮了。

「我說大哥呀，起來吧，天亮啦！」

麻亞裡起來，跟唐鐵牛洗漱完畢，給完了酒飯和店錢，兩個人出門上馬，快馬加鞭，直奔東京汴梁而來。

這一天兩個人來到了東京汴梁。進了城門，順著大街往前走了一段路，麻亞裡說：「兄弟，你呀做你的買賣，搞你的生意。我呢，去辦我的事，咱們哥倆就兩便吧。」

「大哥，你在東京準備呆幾天呢？」

「兄弟，你能呆幾天呢？」

「我看您的，咱哥倆還是一塊同去吧。」

「那也好，我大約也就兩三天吧。」

「嗯，那行。大哥，我跟你一起走吧，我本想多呆兩天，為了咱哥倆搭伴，您說哪天走，咱就哪天走。」

「那好吧，三天後巳時在南門外十里接官亭咱哥倆不見不散。啊？」

「行行，大哥，一言為定啊。」

「兄弟，回見，回頭見。」

麻亞裡騎著馬順大街往前走，到了大十字街一拐彎，就往東下去了。

唐鐵牛一想：我得跟著他，我看他往哪去。唐鐵牛由旁邊下了馬，把馬拴在路旁大樹上，他跟到人群當中瞄著影子跟著麻亞裡。唐鐵牛跟來跟去一看，麻亞裡進了皇親國丈蔡京的府了。「他奶奶的，果真是這麼回事呀，好啦。」唐鐵牛一想啊：我不回汴梁了，我快見駙馬去吧。

姓子唐鐵牛回到樹下，二次上馬就來到了駙馬府。在外邊門下了馬。門軍裡頭稟報駙馬千歲說，「唐鐵牛回來了。」駙馬派家將把唐鐵牛按進府中。來到了客廳，唐鐵牛一進來，給駙馬就跪下了。

「駙馬承相，我給您磕頭。」

「鐵牛，起來，起來，旁邊坐下。」

「駙馬千歲，我可有急事呀。」

駙馬說：「有急事也得慢慢說呀。」

「駙馬千歲，您可不知道。前敵上啊，都要塌了天啦。」唐鐵牛把周景龍被拿的事，跟駙馬說了，童貫送去發糧的糧食，謀害三軍的事也跟駙馬說了。

駙馬說：「果真如此嗎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那還自假嗎？駙馬千歲，我還有個急事呢。」

「你怎麼那麼多急事呀。」

「交趾國軍師麻亞裡來到東京，找蔡京到太師府去了，他們一定是想辦法盜取我們的軍情秘密，想裡應外合反我們大宋江山哪，蔡京這個老傢伙真正是禍國殃民哪，他裡通外國。」

駙馬聽到這大吃一驚：「鐵牛，你可弄准嘍哇？」

「千真萬確。」唐鐵牛又把遇到麻亞裡的事跟駙馬說了一遍。駙馬立刻派出密探，監視太師府，別叫麻亞裡跑嘍。

唐鐵牛說：「駙馬千歲，您帶我快見萬歲，我闖御狀告童貫哪。」

駙馬說：「鐵牛哇，萬歲最近這些天總也沒升殿哪，聽說萬歲龍駕欠安，身有貴恙。萬歲有病了。據我所知呢，萬歲每天在西宮尋歡作樂，這昏君算迷戀上那個奸妃了。」

「駙馬，這事這麼急，咱們要見不到萬歲，前敵上等著用糧，這可怎麼辦呢。」

駙馬說：「我領你進宮吧，聽說最近萬歲有旨意，任何人不得進宮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那我們就闖宮。」

駙馬想了一會兒，「好吧，我帶你去。」

外頭準備了八抬大轎，駙馬坐著轎。唐鐵牛說，「我不騎馬了，我跟您走吧。」唐鐵牛步行跟著駙馬千歲就來到紫禁城。

到紫禁門外，駙馬下了轎，門口不少金瓜武士。「幹什麼的？」

這陣天就黑下來了，家丁說：「這是我們駙馬千歲。」

「哎喲，駙馬爺呀，您到這兒有什麼貴幹？」

駙馬說：「正宮王國母遺旨召選我進宮，有重要大事相商。」

「啊，駙馬千歲，最近萬歲有旨意，任何人，不得進宮。」

「大膽，難道也不許我進宮嗎？我皇娘叫我進宮有事商量，要耽誤了事情，你負得起責任嗎？」

「哼哼，那好，駙馬千歲，您有事到裡頭快辦，辦完了呢，您快點出來。」

「多此一舉。」

「鐵牛，跟我來！」駙馬領著唐鐵牛進了紫禁門，走金磚，越玉路，來到養老安樂宮，太監稟報了王娘娘，王娘娘叫他們進來，駙馬唐鐵牛兩個人給娘娘磕頭，王娘娘今年有五十八九歲了。牙也掉了好幾個了，頭髮也全白了，正坐在鳳床上：「我說皇兒呀，到宮裡頭有什麼事呀？」

「皇娘，現在有一件特別緊要的事情，要跟您商量，鐵牛，趕快見鳳駕。」

唐鐵牛把前敵的事整個經過跟王國母講說了一遍。把娘娘氣得直哆嗦：「這個昏君哪，荒淫酒色，每天分宮樓接駕都是接到西宮去。他迷戀著小奸妃，天天在西宮彈唱歌舞，吹打彈拉，我看大宋的江山就要毀到他們的身上啊。好吧，太監到西宮請萬歲駕轉正宮。」

「是。」

王太監來到了西宮，跪到萬歲的跟前：「吾皇萬歲萬萬歲，正宮娘娘請您駕轉正宮哪。」

皇上在西宮擺了一桌御宴，西宮娘娘蔡金花陪著皇上，正在那飲酒作樂，皇卜還沒等說話，西宮用袖子一擺：「回去吧，我正與萬歲用膳。過一時，再去不遲。」

「是，遵旨。」太監回去了。

見到了王國母一說，西宮娘娘擋駕，不讓萬歲來，把王娘娘可氣極了：「這個小奸妃呀，難道說我們老夫老妻連一面你都不讓見哪，太監，你再回去，你對萬歲說，我有病了，他來早嘍。就能見到我，來晚嘍，就看不見我了，你叫他趕緊到這找太醫給我醫治。」

「是。」太監又回去了。來到了西宮，到裡頭見萬歲。「賽明主公，正宮王娘娘身染重病，叫您到那給請太醫醫治呀。」

皇上還沒等說話，西宮又攔著了：「回去吧，你們可以找太醫，給皇姐姐醫治嘛，萬歲正在用膳。」

「哎，」皇上攔住了西宮，「梓童啊，御妻有病了，我怎麼也得去看一看，啊，太監頭前帶路，朕駕轉正宮。」

皇上他也是人哪，正宮娘娘給他生了好幾個兒女，也有些感情。有了病丁，他能說不去嗎？

皇上跟著太監來到了養老安樂宮的宮門，太監裡頭一稟報王娘娘，把萬歲接到了正宮。皇上一挑珍珠簾子，進來一看，王國母在床上坐著呢，呂剛在下邊站著，還有唐鐵牛，當時皇上就一怔，嗯？「梓童，你的病怎樣啊？」

王娘娘說：「萬歲，妾妃接駕來遲，眼前請罪。」王娘娘趕緊下床給皇上見禮。

「梓童，你的病怎麼樣啊？」皇上又問了一句。

王娘娘眼圈紅了，「萬歲，您先請坐吧，大宋江山不穩，我的病好不了啦。」

「梓童。何出此言哪？」

「鐵牛，還不趕緊上前見駕！」

唐鐵牛趕緊上前。「撲騰」給皇上跪下了。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，臣唐鐵牛有本章奏上。」

「鐵牛，你不在前敵兩軍陣前作戰，什麼時候回的東京啊？」

「萬歲，是這麼回事，我本參童貫哪。」

唐鐵牛把童貫在前敵上謀害宋軍送去發糧的糧食的事跟皇上說，由身上取出那半小口袋發糧的糧食。又拿出了阮英的這封書信。

皇上看了一遍，當今皇上的臉上也帶了怒氣了：「果有此事，好，朕馬上傳旨，速給前敵送糧。朕明天升殿，追問童貫，此事屬實的話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，國法難容！」又對駙馬呂剛說：「皇兒，你還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「萬歲。臣不要求別的，就要求主公明天升殿之後，這件事打破沙鍋紋（問）到底，追根尋源，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！」

「朕，自有道理！沒有事情，我要駕轉西宮啦。」

皇上又回去了。

唐鐵牛，關於麻亞裡的事情可沒敢說，為什麼？沒抓住麻亞裡，萬一麻亞裡跑嘍，這不又被動了麼，蔡京，他也不能服哇。駙馬千歲和唐鐵牛跟王娘娘說：「娘娘千歲，我們也要回去了。」

王娘娘眼圈通紅，看著呂剛乾和鐵牛：「愛卿啊，大宋江山千斤的擔子，可都擔到你們身上啦，有事你們要常來啊。」

「王娘娘您要多多的保重。」呂剛跟唐鐵牛離開了正宮。

出了紫禁門，駙馬坐著轎，唐鐵牛跟著，走出了一段路。唐鐵牛說：

「駙馬千歲，您哪，回府吧，我呀，也不騎那匹馬去了，我現在就回狀元府。挨家挨戶哇我都去看一看，我也不放心，老多日子沒回來啦。」

駙馬說：「如此說，你要多多保重，我走啦。」

騎馬回駙馬府不提。再說唐鐵牛，順著大街往西走，一邊走心裡頭美滋滋的。「哎呀，沒想到唐鐵牛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這次還要做點露臉的事情，把麻亞裡抓住，蔡京也跑不了。就是西宮娘娘蔡金花枕頭邊風硬，就是皇上向著蔡京，人證物證都被我抓到了，蔡京還跑得了嗎？只要是抓住蔡京，高俅、楊戩，童貫這幫人一個也跑不了，老周家報仇的事，也就迎刃而解了。對，唐鐵牛一邊走著一邊直哼哼。」

「哎喲，誰？」

「啪！」有人掃膛腿把唐鐵牛打趴下了。一骨碌唐鐵牛站起來了。怎麼呢？因為唐鐵牛長得短粗。躺著站著坐著都差不多高。他腿短，骨碌下他起來了。他抬頭一看，由打他眼前站著一個老道。

這老道，青道帽，青道袍，腰繫絲絛，下邊是白襪雲子鞋，背後背著寶劍，領下一部墨髯。

唐鐵牛一看認識他，選老道叫南烈門，是蓋世雄的軍師。這老道站到唐鐵牛的跟前微微一笑：

「唐姪子，這是冤家路窄，狹路相逢。想當初在藏軍山，我被老匹夫駱雲天把我羞辱了一陣，這口惡氣難出，今天就應到你身上啦。唐姪子，你把腦袋交給我。」

「放屁！你把腦袋交給我得啦！老道，你不就會天地三才掌，抽雞爪風嗎，我怕你嗎？這麼辦，今天是驢子是馬跟老爺遛遛！」

「無量佛善哉！」老道背後抽出了寶劍，「噯」，奔唐鐵牛就刺來了。唐鐵牛摘下鐵棒槌，開！

唐鐵牛哪是老道的對手哇，這老道這把寶劍電光內閃，「噯噯噯噯」不離唐鐵牛的左右。唐姪子一想，我可不能跟他打，我不是老道對手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兩丫子加一個丫子——撒（佷）丫子快跑吧。悠悠的，他順著大街向西下去了。

老道後邊口念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唐姪子，我今天說什麼也不能放你跑了，你把性命給我留下！」

眼看就追上了，唐鐵牛一看哪，我要跑不了啦，這怎麼辦哪，姪子由頭上把帽子摘下來：「老道，著寶貝。」

「悠！」奔老道打來了，老道一閃，把帽子躲過去了。

「姪小子，你把衣裳脫嘍，也救不了你呀，你哪裡跑！」

老道還追他。跟看老道又追上來了，他把靴子又扒下一個來。

「招寶貝！」

老道一看，黑糊糊來個玩意，還帶股臭味，「什麼寶貝？」

「扣仙鍾。」

「什麼扣仙鍾還帶臭味的？」

老道一閃身，「悠——」順著耳朵邊過去了。唐鐵牛這些日子走道也沒洗過腳，汗腳巴丫猴臭哇。把老道氣得直蹦高。

「老道，你還追不，還有一個呢！」

老道一想：我能放你跑了嗎？老道後邊還追他。唐姪子跟看來到西城門跟前了。

「救命啊，有沒有救命的？」

他這一句話沒等說完，老道上前「啪」一個掃膛腿，「咕通」，把唐姪子就打倒了，老道寶劍往上一舉：「唐姪子，我要你的命！」嗚，一劍砍下來了。

唐燧子一看。完嘍。一閉眼睛。

「老道，你怎麼能殺人呢？」

嗯，唐燧子睜眼一看，在他眼前站著一個大姑娘，手裡頭拿著一對梅花雙戟，把老道的寶劍給擋住了。

唐燧子「咕嚕」由地下打個滾站起來了，他才仔細打量這個大姑娘。

這姑娘也就在十六七歲，不高不矮，高矮適中，頭上青綃帕罩，穿著一身青湖縐的短衣裳，腰裡係著一條白汗巾子，下邊蹬著一雙香牛皮的小靴子，手裡拿著一雙梅花雙戟，看姑娘的臉上，膚色不算太白，兩道柳眉，一對杏眼水靈靈的。鼓鼻梁，小嘴，這姑娘長得一點缺欠都沒有。在眉宇當中長著一顆紅痣，有黃豆粒大小，就像點個大紅點似的，這一配顯得姑娘格外的好看。這姑娘面沉似水，拿著這對短把梅花雙戟，對南烈門說：

「老道，出家人還許殺人嗎？」

「啊？丫頭你是幹什麼的？他是壞人。」

「我不管他是好人是壞人，你老道就不能殺人，出家人講究掃地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啊，爭天我碰上了，我不能眼看你把這個人殺嘍，你走吧，看在我的面子上。把這個人饒了吧。」

「無量佛，善哉，我看丫頭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。」

「怎麼著，出家人還要口出不遜嗎？你真要這樣的話，我今天可就要管這個閒事。」

姑娘拿著短把梅花雙戟跟老道「啪啪啪」就打到了一處。兩個人正在這不分勝敗，就在西門那個門洞裡頭，「悠」，扔出一塊磚頭來，正好打到老道的右手腕子上。「啪！撲亮撲亮」，老道寶劍扔了，手手腕子差點給打斷了。老道「悠悠悠悠」「無量受不了的佛」老道撒腿就跑了。

唐鐵牛趕緊過來一抱腕，衝著這位姑娘：

「小姐，我多謝您救命之恩。」

姑娘說：「這位壯士不用謝我了，我問你怎麼得罪了這個老道呢？」

「小姐你有所非知，這個老道他不是好人，他是個江洋太盜，採花的淫賊呀。」

「噢，原來如此呀，好，他已逃走，你走吧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小姐，我怎麼能走呢，您對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得知您是誰呀，您一定是世外的高人，城門洞這位也是武林的高手哇，把這位英雄也請出來，我當面好好謝一謝。」

姑娘樂了：「看你說的，我也不是什麼世外高人，城門洞裡這個，他也不是什麼武林高手，他是我的丈夫，哎，出來吧！」

門洞裡頭黑呀，唐鐵牛看不清楚，一看由打裡頭出來一個人，唐鐵牛一看哪，差點沒吐嘍，我的媽呀，怎麼長這模樣，這個人哪，黑黑的一張臉，兩個肉眼泡哇，這眼睛象睜不開似的，胖頭腫臉的。嘴角那呀，直往下流哈喇子。兩個羅圈腿，手腳還好像不利索似的，走道栽栽歪歪的。邊走還邊叨咕著：「打，打。」

唐鐵牛一看，這是一個傻子呀。這姑娘長得這麼漂亮，這真是一朵鮮花插到狗屎上了，怎麼嫁給這麼一個人呢，世上無奇不有。唐鐵牛看這個傻子來到姑娘的跟前：「打。」

「行了，他已經跑了，別打了。」

「啊，小姐，這位，就是您的丈夫啊？」

「對，他是我的丈夫。」

「小姐，那我得知道知道您叫什麼名字，然後我再走哇，將來呢，我好登門叩拜，『一輩子也忘不了您哪。』

「我，我叫尋夫女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，這姑娘叫尋夫女。

「小姐，您到東京辦什麼事來了，怎麼沒找店房，住到城門洞裡頭了，你要是不嫌那，請到我們狀元府吧。我姓唐，叫唐鐵牛，我是狀元府的都尉，正在前敵作戰呢，回朝裡辦點事，才碰上老道，遇上姑娘您把我給救了。」

「這位英雄，我不想麻煩、打憂您了。我到東京不是乾別的來的，我是找我丈夫來了。」

「找您丈夫？這，我就糊塗了。這位不就是您丈夫嗎？」

「是呀，我是背著丈夫，找我的丈夫。」

「小姐，那麼您要找的您的丈夫，他叫什麼名字，我能不能給您幫個忙啊？」

「告訴您吧我是背著丈夫，找我的丈夫，見著我的丈夫，我才能告訴您誰是我的丈夫，見不著我的丈夫，我是不能告訴您誰是我的丈夫。」